



ULSZ3094 Project II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的性政治书写研究

The Sexual Politics Writings of Li Ang's *Everyone Puts Their Incense Sticks in the
Pei-Kang Incense Burner*

CHEONG JIA EN

蒋佳恩

21ALB02170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4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3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5
第四节 研究范围.....	6
第五节 研究方法.....	7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7
第二章 《北港香炉人人插》的性政治元素.....	9
第一节 阶层和强权.....	9
第二节 经济和教育.....	13
第三节 神话和宗教.....	17
第三章 “性” - “政治” 书写.....	22
第一节 “性” 与不公政治.....	22
第二节 “性” 与权力政治.....	26
第四章 结语.....	30
参考文献.....	33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JIA EN

姓名：蒋佳恩 CHEONG JIA EN

学号：2102170

日期：2024年9月3日

论文题目：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的性政治书写研究

学生姓名：蒋佳恩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李昂小说向来都会引起不少争议，而其《北港香炉人人插》更引发了轰动一时的“香炉事件”。其中论者对该小说的讨论多以政治角度出发，亦或是仅把其看作是“女人间的战争”。而本文秉着让文学回归文学的精神，试图探讨小说背后的文学意义。有别于仅讨论“政治”或仅讨论“性”的研究，本文将以《北港香炉人人插》四篇中、短篇小说（〈戴贞操带的魔鬼〉、〈空白的灵堂〉、〈北港香炉人人插〉、〈彩妆血祭〉）来综合分析小说的“性政治书写”。本文的第二章节便是以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提出的“性政治”概念为基础，来分析小说当中有关于“阶层和强权”、“经济和教育”、“神话和宗教”的性政治问题。第三章则主要从“性”的角度出发，以“性”与不公政治以及“性”与权力政治两小节来讨论小说的“性”书写与性政治之间的联系。《北港香炉人人插》的“性”在“政治”背景下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循此脉络，本文的性政治书写研究得出，小说在政治因素的介入下，其性政治书写是进一步被显现的结果，而且从中可发现“性”与“政治”间具有关联性，二者都与权力课题相关。

【关键词】 《北港香炉人人插》、李昂、性政治、女性

致谢

本论文作为本人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份作业，虽说并不能代表着什么，但是它却是我三年来所学的一个小总结。在此感谢三年以来指导我的老师们、感谢李树枝老师给予的论文建议，也很感恩在讨论论文期间，与老师共同度过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这很好地缓解了学生的学习压力。

另外，感谢在我身边陪我度过大学生涯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陪伴，让原本枯燥的学习道路充满欢笑与趣味。谢谢父母家人的支持、关心，这给予我力量。也感谢互联网上那亲密的朋友，你是我青春幻梦里不具名的载体，是漫长麻木中转瞬的亮色，是我与这稍纵即逝的短暂人生对抗的证据。

最后，感谢自己一路的坚持，虽说路上难免磕磕绊绊，但这是自我成长的养分，请相信一切发生皆是最好的。“灵明不着，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下不杂”共勉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北港香炉人人插》(以下简称《北港》)是台湾女作家李昂于 1997 年出版的小说集。李昂本名施淑端,于 1952 年生,是为彰化鹿港人。小说以“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为总题,收录了四篇中、短篇小说(〈戴贞操带的魔鬼〉、〈空白的灵堂〉、〈北港香炉人人插〉、〈彩妆血祭〉)。每篇小说看似独立,但连在一起又有长篇的效果与形式,在先后顺序的排列上更有起承转合之效。

“隐瞒与遮蔽社会、政治、人性的真实性(当然包括黑暗面),假装看不到问题而认为问题不存在,即是一种最不道德的行为,是一种虚假与伪善。”¹

上述引文是李昂自述的创作观,她作为一名女性主义作家,在文学上勇于突破禁忌,以大胆泼辣的风格书写女性议题,进而探讨了社会与人性的一面。

《北港》作为一部台湾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结合了女性与政治的议题。《北港》的出版,无疑也备受争议,只是这一次因有人对内容过于敏感,自行对号入座的行为引发了文学作品之外现实的影射纠纷。当然,距今作品出版已过了 20 多年,当年的影射闹剧落幕,如今又剩下什么呢?出于这点,笔者认为应秉着让文学回归文学的精神,去解读作者想带给读者的东西,去理解文学背后的意义。

王德威认为《北港》是李昂参加反对党运动期间的印象与反思。四篇小说的女性皆涉身政治当中,她们可能是戒严时期,代夫出征政治事业的悲情寡妇

¹ 〈李昂谈创作观·我的创作观〉,李昂数位主题馆,检索日期:2024年6月17日,<https://li-angnet.blogspot.com/#thome>。

(〈戴贞操带的魔鬼〉); 夫死妻继的烈士遗孀 (〈空白的灵堂〉); 解严后窜起的才色兼备女民代 (〈北港香炉人人插〉); 命运坎坷的独立运动之母 (〈彩妆血祭〉)。²当中性、女性与政治互相的交织, 谱写出了社会真实的一面。

距今已过去 20 多年的作品, 里头李昂对女性命运与政治历史的反思和期许放到如今照样有借鉴的价值。无论是女权、人权的问题、政治迫害、同性恋议题, 都与现今台湾甚至于全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小说借此书写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台湾党外运动等历史政治事件, 对台湾人而言历史意义重大。而类似的政治事件一样在世界各地上演。社会上的政治关系错综复杂, 其背后牵扯的“权利”、“性”, 无一不关乎于人性, 而对其的反思正是笔者的研究意义所在。

以《北港》参杂政治、性内容的特点, 本文将在由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 (Kate Millet) 提出的“性政治”概念基础上来分析小说。此处“政治”的定义“不是那种狭义的只包括会议、主席和政党的定义, 而是指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³因此, 性别政治实质是指性别权力关系, 其中的性别关系牵涉到宰制、压迫或剥削的社会关系。除了男女两性关系外, 对于那些界定清楚的群体, 例如种族、阶级、阶层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定义权力关系也是符合该理论的。⁴由此, 米利特的性政治概念有助于梳理《北港》的性别议题以及有关于政治关系的议题。本文第一部分

² 李昂著、王德威主编, 〈序论: 性, 丑闻, 与美学政治——李昂的情欲小说〉, 《北港香炉人人插: 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台北: 麦田出版, 1997), 页 33。本文中所有关于《北港香炉人人插: 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的文本引用, 皆出于此, 下文注释将以书名《北港香炉人人插》代指。

³ (美) 米利特著、宋文伟译, 《性政治》(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页 32。

⁴ 米利特, 《性政治》, 页 33。

将以米利特的“性政治”基础理论来分析《北港》的性政治问题；第二部分则从小说的“性”书写角度来探讨性政治的课题。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有关《北港香炉人人插》的研究其实并不像李昂其他代表作如《杀夫》来得多。目前，笔者分别从中国知网（CNKI）、华艺线上图书馆以及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收集到的研究有，硕博士论文 4 篇、期刊论文 7 篇。当然，其中也不乏有论文在大背景下对该篇作品展开各自评说，而这往往也局限于宏观研究，至于论述方面仍缺乏对文本的细读和分析，但这些前人研究对笔者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硕博士论文方面，王怡茹《李昂政治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研究》⁵主要从政治角度去剖析文本，解读了台湾的政治发展、社会现况及政治下的女性角色。然而，该论文却没有进一步详细剖析文本里的性书写。陈宜屏《论李昂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之呈现》⁶在其第四章：政治与女体的极致纠缠中，解读小说中女性饱受政治、情欲压抑的情节。刘雅慧《二二八小说中的女性历史伤痕—以陈烨《泥河》、李昂〈彩妆血祭〉、李乔《埋冤 1947 埋冤》为例》⁷，其中第三章以〈彩妆血祭〉为例，从二二八书写的角度探讨女性历史伤痕、历史记忆与性

⁵ 王怡茹，《李昂政治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研究》（台北：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硕士班硕士论文，2010）。

⁶ 陈宜屏，《论李昂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之呈现》（台北：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9）。

⁷ 刘雅慧，《二二八小说中的女性历史伤痕—以陈烨《泥河》、李昂〈彩妆血祭〉、李乔《埋冤 1947 埋冤》为例》（台北：国立中兴大学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2016）。

别政治的关联。艾尤博士论文《在欲望与审美之间——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其第三章以《北港》为例，以欲望书写为切入点，分析了男权话语下历史的寓言式言说、政治，如何被女性欲望所解构，并建构起女性话语的象征体系。⁸

期刊论文方面，曾丽华在〈性别书写与政治论述〉⁹中提及文本的性与政治的交互问题，其中更多以女性书写出发，揭示女性的生存状况。王金城〈阴性书写与政治诉求的微型炸弹——解读《香炉》话说李昂〉¹⁰探讨性与政治交媾的问题，探索了女性主义盲区的价值和台湾不同时代政治的诉求。金进〈女性·政治与历史——李昂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与历史书写关系之考察〉¹¹则对小说女性命运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张玲敏〈历史的断裂与延续——解读〈彩妆血祭〉〉¹²则是以历史的角度出发，以历史断裂与延续的观念来解读文本，审视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不可分割性，表明了对历史记忆的存留与遗忘的态度。刘亮雅〈跨族群翻译与历史书写：以李昂〈彩妆血祭〉与赖香吟〈翻译者〉为例〉¹³提出政治禁忌与同性恋“暗柜”主题之间的联系，提出文本中历史失忆症、历史翻译的问题。郝誉翔〈世纪末的女性情欲帝国/迷宫/废墟——从《迷园》

⁸ 艾尤，〈在欲望与审美之间——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华文文学》2009 年第 4 期，页 89-93。

⁹ 曾丽华，〈性别书写与政治论述——对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的一种解读〉，《名作欣赏》2009 年第 18 期，42-44。

¹⁰ 王金城，〈阴性书写与政治诉求的微型炸弹——解读《香炉》话说李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 年第 1 期，页 60-65。

¹¹ 金进，〈女性·政治与历史——李昂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与历史书写关系之考察〉，《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 年第 1 期，页 3-7。

¹² 张玲敏，〈历史的断裂与延续——解读〈彩妆血祭〉〉，《辅大中研所学刊》1999 年第 9 期，页 207-221。

¹³ 刘亮雅，〈跨族群翻译与历史书写：以李昂〈彩妆血祭〉与赖香吟〈翻译者〉为例〉，《中外文学》2006 年第 11 期，页 133-155。

到《北港香炉人人插》¹⁴解读文本中一部分的隐喻以及李昂交织多重话语的叙事策略特征，包括文本中无所不在的括弧叙述。骆毛宇〈论李昂小说中的饮食书写〉¹⁵简短地探讨了《北港》里饮食情节的书写，其中提及〈北港香炉人人插〉以食物比拟男女身体器官；〈彩妆血祭〉里王妈妈的饮食情节及其悲惨的命运。此篇论文观察到了小说的饮食细节，提出了生存问题是李昂饮食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人性问题。

通过回顾前人研究，有助于笔者寻找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去分析文本。综上所述的前人研究，各有不同的解析角度，分别从政治、二二八书写、欲望书写、历史、饮食书写等角度出发，其中〈彩妆血祭〉的研究偏多。由此，本文的性政治书写研究属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加以拓展及创新的研究方向。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对李昂的接触始于《杀夫》，当中的情节描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些过于大胆血腥的描述成功地使笔者感到不舒服。然，笔者更多地是看到李昂对于女性的关切，其一针见血的描写，使笔者意识到了李昂的文学魅力。于是，笔者便把李昂当成研究的首要作家。出自于对《杀夫》的喜爱，本想把其作为研究的方向，但碍于该作品已有大量研究，对笔者来说已很难再有突破。于是，笔者开始转向李昂的其他作品，尝试寻找有趣的研究课题。其中本文研究的

¹⁴ 郝誉翔，〈世纪末的女性情欲帝国/迷宫/废墟——从《迷园》到《北港香炉人人插》〉，《东华人文学报》2000年第2期，页189-205。

¹⁵ 骆毛宇，〈论李昂小说中的饮食书写〉，《雨花》2017年第24期，页60-67。

《北港香炉人人插》吸引了笔者的注意。笔者初始就对其奇特的书名产生好奇，加上指导老师的推荐，笔者便开启了阅读之旅。小说整体的故事情节，深入我心，其中参杂的女性、政治、历史、社会的话题，使笔者意识到这正是笔者所向往的研究作品。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到底“谁才是那戴贞操带的魔鬼，是他，亦或是她？”（〈戴贞操带的魔鬼〉）；死后连个名字都没有的空白的灵堂背后隐藏着什么故事？（〈空白的灵堂〉）；女人以身体做为向男人赢取权力的策略是女性主义要的吗？（〈北港香炉人人插〉）；镜头录下的为何将只是一片黑暗？（〈彩妆血祭〉）。再者，小说描写的性与政治究竟又有何联系之处。笔者将针对以上问题，依寻文本透露的线索去寻找答案，顺便检视我们那理想中平等与公平的社会距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

第四节 研究范围

本文主要的研究范围为《北港》收录的四篇中、短篇小说（〈戴贞操带的魔鬼〉、〈空白的灵堂〉、〈北港香炉人人插〉、〈彩妆血祭〉）以及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所著一书《性政治》。《北港》身为一部小说集，其中四篇小说具有起承转合之效。本文为了贴切小说集整体的书写概念，由此将针对整部小说集来加以分析性政治方面的内容。至于“性政治”作为本文的基础概念，笔者也会把《性政治》第二章，性政治理论作为重点研究范围。此外，本文也将涉及李昂小说析论、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等范畴内的文献作为辅助研究资料，如：邱贵芬的《（不）同国女人聒噪——访谈台湾女作家》。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本内容分析法，所运用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则为社会历史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通过细读文本内容，对文本的隐喻、象征进行分析以探索其深层的涵义。笔者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具体操作方法为考察作品的时代背景，包括了解以及查证文本当中所涉及的台湾政治事件、历史、地方文化等。这有助于笔者解析文本故事的脉络、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发展及其情感的变化。其次，通过文学评论及访谈，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社会政治环境、人生价值观、创作观及其身为作家所意识到的使命感，去探索作家所要带出的社会价值。本文也会具体参考由国立中兴大学邱贵芬教授策划的“李昂数位主题馆”来获取相关研究资料。再者，至于女性主义批评，则是多方面参考女性主义著作，如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另外，笔者也会参考思想类论著，如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著作《话语的秩序》和《规训与惩罚》，以思想理论结合女性主义批评，分析作者潜藏在文本的信息，再细究小说的叙述角度（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方法等），以解析本文的研究课题。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北港》不只是一部政治小说，因其实质内容远超于政治。在邱贵芬与李昂的一次访谈中，李昂针对“想透过‘性’凸显怎样的主题和思考”的提问，所给出的答案是：

“性”只是当时我关怀的，用来批判社会，或者是借用来展露一些在这样压抑社会下的人性问题。¹⁶

因此，依照李昂以往的创作观，《北港》不是单纯地只是想引发有影射之称的“香炉事件”。小说主要由四位女性为主线，其中她们与男性、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只是女性在社会政治下的缩影。政治下的女性与男性（亦或是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即存在着政治关系，文中论及的权力失衡的问题足以证实这观点。女性或受压迫一方，在以父权为中心的政治环境中，其生存困境存在着类似遭遇，而且都与“性政治”有关。由此，台湾社会在长期的父权统治下，两性意识形态固化所产生的困境及其突破的方法；女性在社会政治重新自我定位的重要性，都可透过小说所传达的女性议题来反思借此获得答案。

根据综上所述，以下为本文主要的初步研究成果：

第一、《北港》小说情节隐藏着性政治元素及问题，其中性别议题与政治议题有相似之处。而且，在政治因素的介入下，小说的性政治事件被进一步加深。

第二、《北港》作为李昂在九十年代创作的政治小说，其中却掺杂了大量关于“性”的描写。由此根据笔者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性”在小说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它与政治之间又有何联系，借此分析出“性”书写与性政治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二者与权力的因果关系。

¹⁶ 邱贵芬著，《（不）同国女人聒噪——访谈当代台湾女作家》（台北：远流出版，1998），页 99-100。

第二章 《北港香炉人人插》的性政治元素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所提出的性政治理论中，一共列出了八种有关于性政治元素的论述。其中包括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层、经济和教育、强权、神话和宗教以及心理学方面的论述。米利特认为两性之间存在“政治”关系，而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本章节主要以阶层和强权、经济和教育、神话和宗教的性政治元素来开展内容，以分析小说中两性关系（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这种主动与被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

小说背景围绕着“党外运动”、台湾“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戒严时期、解严时期所进行。整体而言，李昂是以情欲角度重新改写了台湾的民主运动史。¹⁷在米利特所主张的“性即是政治”的观念下，本章节除了注重讨论性别议题外，也会结合 20 世纪 80 年代时期的台湾政治来分析同一性政治元素下，不同议题间（性别与政治）的共同点。

第一节 阶层和强权

性政治事件更多时候会在性政治元素相互结合时，进一步地加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笔者认为“阶层”和“强权”之间具关联性，二者的合并有助于内容的分析。米利特认为强权即是暴力，历史上一系列残酷和野蛮行为的强权现

¹⁷ 郝誉翔，〈世纪末的女性情欲帝国/迷宫/废墟——从《迷园》到《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90。

象便是证明。¹⁸而李昂在小说中无时无刻都在提起台湾民主运动史期间，威权体制下种种的暴力行为。

1949年至1987年为台湾戒严时期，在强人威权体制下，官方控制着媒体和文化，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台湾。¹⁹国民党政府依仗阶级上的优势，利用强权来达成支配人民的目的。〈空白的灵堂〉里，林玉贞的丈夫，吴添进因参与反对运动不仅被纵火焚尸，还落得只配空白灵堂的下场：“只有死者照片，空白的挽联连名姓都不落。”²⁰〈北港香炉人人插〉里，受戒严令影响，“所有集会游行都遭禁止，党外人士只能借着有关当局无从禁绝的民间活动如婚礼、祝寿、葬礼等来聚会。”²¹其中大逮捕、台湾“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均属强权下的产物。刑求杀人、纵火焚尸、“林宅灭门血案”、“死の写真”等案件，都可见纯暴力元素的存在。这类通过施展暴力来形塑权力的方式，可谓是造成性政治事件的常见手段。在专制政府的制度化强权下，人民、反对运动人士只能被动地服从，任凭自己的人权被轻易侵害。

〈彩妆血祭〉里的王妈妈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受害者。王妈妈先是在新婚之夜失去了丈夫，后在中年失去儿子。其丈夫被国民党逮捕并刑求枪毙的理由可以是毫无依据的：“家族成员在二二八事件中身亡，故心生怨恨，在日本涉入秘密叛乱组织、回台为颠覆政府做内应”²²必须加以处决。最后留给王妈妈的只剩下那残破的脸和身躯，其中“死の写真”便是揭露强权的残暴手段的证据：

¹⁸ 米利特，《性政治》，页 51-54。

¹⁹ 李筱峰，〈台湾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的类型〉，李筱峰教授个人网站，上载日期：2000年11月23日，检索日期：2024年8月25日，https://www.jimlee.org.tw/article_detail.php?SN=8716。

²⁰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85。

²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15。

²²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69。

“照片清晰的暴露出死者身中十来枪才毙命（为惩罚他的不屈不肯招供牵连他人）、死者全身骨头被寸寸打断、周身十来个枪孔、臀部被刚割的寸寸切口，几分辨不出眼嘴鼻的脸”²³；“妻子就厨房锅子里的白米饭，压捏搓揉成眼球大小的丸子，填进丈夫被尖刀戳去失散不见的左眼；将柔软延展性良好的糯米团压成薄片，覆盖在无以修补的伤口处……更有传闻连丈夫被刑求‘宫刑’剝去的生殖器，妻子也以此材料仿照捏塑。”²⁴

丈夫被政府实施的酷刑与伤害正是强权下所被允许的行为。无论王妈妈如何利用她巧手的化妆技术修复遗体，仍然修补不了可悲的历史事实，因为即使再如何弥补、妆点，那深深烙印的伤痕也不会因此减少或消失。

在强权底下，女性所受的伤害更甚，她们几乎都在强权的支配下负重前行。〈戴贞操带的魔鬼〉里，“哀伤的国母”是在其丈夫在大逮捕后，被迫代夫出征参与政治的女性。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得依靠持续的逮捕活动来维持强权的时期，其议员丈夫因参与反对运动而被判十五年徒刑。而丈夫被捕后，那两个仅读小学的孩子，也被污蔑为“囚犯”之子，只因“那时平面、电子媒体均由国家全面掌控，持续的渲染被捕的人是‘暴力分子’、是‘叛国贼’、是‘十恶不赦的恶徒’”²⁵。为了保护孩子而将其送出国的母亲，从此失去了可以相互依偎的家人以及一个家庭。至于她本身，则为了他丈夫不得已投身于她不感兴趣的政治，过着犹如行尸走肉般的人生。她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她原可以

²³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76。

²⁴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213-214。

²⁵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65。

继续当个音乐老师、爱好所有美丽的一切，但属于她的一切全毁在强权干涉下的一席之间。

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的理论，他表示在每个社会中，话语的制造（话语活动）在同时间会受到一定数量程序的支配、组织、选择以及重新分配，其中最明显的便是禁律（prohibition）：“我们明知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利，一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个什么。”²⁶〈空白的灵堂〉里，林玉贞与男记者通电话的过程中，间接揭露了当时官方对话语权的控制：“报社电话很可能被老 K 录音，我们不谈这种没根据的事。”²⁷由此可见，在秘密监视、录音的背景下，凡是涉及政治的敏感性课题是不被允许讨论的（无论是公开亦或是私下的讨论）。如此情况下，人们碍于对强权方的恐惧，便始终无法自由支配自身的话语权。再者，女性的话语权更是进一步被削弱的存在：有如已当选国大代表的“哀伤的国母”也“只是上千个国民大会代表之一，在强人掌控百分之九十几的会员，她的声音不微弱，还几至发不出来，即使能出声，也于事无补”²⁸。〈彩妆血祭〉里，二二八和男同性恋主题的巧妙结合，更是透露了主流和边缘之间存有不同观点无法对话的情况。²⁹儿子在病床上的呻吟声“从来不曾穿越唇隙，传递出来”³⁰；儿子那“少了未涂口红的下唇，便有如张着嘴，一直在找寻另一半口唇，方能说出未画的话语、传不出的声音”³¹。

²⁶ 米歇尔·福柯著、肖涛译，〈话语的秩序〉，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页 3。

²⁷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06。

²⁸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59。

²⁹ 刘亮雅，〈1987 年以来台湾后殖民小说〉，《文化实践与社会变迁》2010 年第 1 期，页 24。

³⁰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87。

³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201。

第二节 经济和教育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经济不免成了衡量权力的单位。而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便也成了性别失衡的原因之一。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台湾资本主义社会下，经济可谓是发生性政治事件的基础元素。而经济与其他性政治元素的相互结合更是把原处于边缘处境的女性，进一步地推往边缘的中心。以林玉贞和王妈妈为例，二人都是因政治元素的介入，而进一步巩固了她们被支配的地位。

王妈妈“是大稻埕美女，家世良好，送到日本读‘东京女子文化学院’，这类俗称的‘新娘学校’，学的是服装、化妆、插花、家务礼仪这些‘新娘’必备”³²。然而在通过相亲确定婚事的过程，“女方家长就以备婚为由唤回学业未尽的女儿，留守待嫁”³³，等待男方完成医学进修才完婚。这揭露了当时男女间受教育权力的失衡。男性往往都可以在一些就业、职业声望或报酬较高的专业领域学习。而女性们眼看被鼓励学习人文学科以培养艺术爱好，也只不过是她们过往为进入婚姻市场而必须努力获得的‘才艺’的延伸而已。³⁴这表示了男性通常相较于女性会更容易进入到权势的领域工作，并掌握更多的社会话语权。

拥有良好家世背景的王妈妈，有机会接受“教育”可算是当时少数幸运的女性了。然，王妈妈为人称羡的生活却因丈夫受白色恐怖牵连逝世后，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一切均与强权干涉有关。周围人对政治迫害（白色恐怖）的恐惧，都不敢直接给予王妈妈帮助，即便是王妈妈的家人也如此，这使得王

³²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69。

³³ 同上（注释 32）。

³⁴ 米利特，《性政治》，页 51。

妈妈只能在孤立中求取生存。学业未尽又没有其他专长的王妈妈，只能以在日本“新娘学校”所学得的化妆和服装技艺为生。王妈妈期间原想借由所学的技术为新娘化妆、帮新嫁娘“挽面”以攒些额外的红包钱帮助家计，却因克夫的指控而不得放弃该工作。王妈妈因周围人对其身份的顾忌，也只能选择搬离原居住地，到兴起的都市市区，靠着夜以继日地帮人缝制衣服，独力养大孤子。王妈妈除了因政治犯遗孀的身份备受歧视外，还要受情治人员的恐吓和性骚扰。情治人员在未能得逞时，不只辱骂王妈妈为“亡国奴”，还甚至威胁要将她送往军中乐园将功赎罪。国府时期军中乐园的军妓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与日治时期的慰安妇并无差别，二者同样隶属于殖民的性经济体系（colonial sexual economy），往往靠征服殖民地的女人来征服土地。³⁵对情治人员而言，正因王妈妈政治犯遗孀的身份，加上她无权无势，她的存在就如同“被殖民的女人”。

林玉贞的情况与王妈妈相似，但其丈夫的死亡并不同于其他“高尚”的民主斗士，“结果是留下她成为债务缠身、丈夫生前最后一夜都在另一个女人怀抱、为人嘲笑的寡妇”³⁶。商专毕业的林玉贞原在外销鞋厂当会计，十几年来也颇受老板的信任。而在丈夫死后不及一年，林玉贞却失去她的第二个工作，主要原因是其丈夫的政治身份。随着情治人员不时到工作场所来找林玉贞约谈，即使林玉贞在隐瞒身份的情况下，找到一份记账的工作，老板也因忌惮她的身份背景而辞退了她们。

林玉贞面对的失业问题是由双重原因所造就，即是基于她丈夫以及她女性的身份。职场对女性而言本就不友善，而林玉贞受丈夫的牵连导致她的求职道

³⁵ 刘亮雅，〈跨族群翻译与历史书写：以李昂〈彩妆血祭〉与赖香吟〈翻译者〉为例〉，页142。

³⁶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91。

路更是雪上加霜。失业就证明失去了经济来源，林玉贞为了家庭经济所需，不得不接受靠介绍得来的反对阵营服务处的工作。“林玉贞的工作形同服务处的杂工，什么都得做。有时办活动，收拾好服务处场地，回家一、两点的机会不是没有，更不用说选举时的兵荒马乱，连着一个多月每天睡五、六个小时。”³⁷由此可见，在男权制社会中，妇女时常做着那些最平庸或最艰辛的工作，得到的经济酬劳往往也不对等。³⁸王妈妈靠裁缝为生；林玉贞不是当会计、就是做秘书类的工作；林丽姿妈妈摆摊卖大肠米粉。小说更是处处透露出女性在劳动上被支配的情况：

“她是女人，被安排的不外是在党外杂志帮忙校对、跑印刷厂”³⁹；“六〇年代，我们和一群当时自称左派的男同学，一起参加学生运动。我们一样出力，能力贡献一点不比他们差，可是给男同学倒茶、准备吃的，永远还是我们。”⁴⁰

当时随着台湾社会的转型，经济奇迹的背后，多数女性依然是处于经济底层。以林丽姿为例，即便妈妈辛苦摆摊挣钱，“她的童年连对半切‘像腌过的乳房’的咸鸭蛋都没有”⁴¹。

³⁷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94。

³⁸ 米利特，《性政治》，页 48。

³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28。

⁴⁰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44。

⁴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31。

《北港》铺叙了深受资本主义浸淫的台湾社会，那利益交换如何延展至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被视为私密个人领域的“性”都难逃如此的交换结构。⁴²邱贵芬认为李昂对性的“政治经济”的意义（即性可作为女人的一种交换价值）更感兴趣。李昂不少小说也都延续这样的书写基调，而《北港》则更进一步演绎了性的交换价值。

“性”具有交换价值。那各式各样的色情行业所凸显出的，无非是身处经济底层的女性以利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生存契机：“在那个妓女还大多是为生活所迫的时代，应付来自日本、越战美军及本地买春客，原住民、贫困少女沦为‘性的被剥削者’”⁴³。无论是男人脱衣秀或是各处充斥着的女性表演、全裸歌舞秀均以交易、营业性的形式进行。这足以论证“营业的是社会的牺牲者”⁴⁴的观点，但那社会的牺牲者每每以女性为多数。色情行业服务的对象往往是男性，如此一来男性便可透过性交易来支配女性，以金钱来获取女性的身体便是常见的手段。

另外，在政治议题间也存在经济的性政治元素：“来接收的祖国政府贪污腐化，中国来的大陆人假公济私、垄断权位，造成全台湾生产力大降、米粮短缺，物价暴涨，失业人口激增”⁴⁵。林玉贞被火烧的家除了被查封外，还被迫“让银行集团（事实上岛屿的银行全可由国家掌控）以求偿的方式接手，除非家属有能力偿还贷款”⁴⁶。

⁴² 邱贵芬，〈台湾（女性）小说史学方法初探〉，《中外文学》1999年第9期，页14。

⁴³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135。

⁴⁴ 同上（注释43）。

⁴⁵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164。

⁴⁶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86-87。

由此可见，掌握经济大权者便是掌权之人。经济资源的差距、分配不公，都大大加深了男女之间权力的差异。⁴⁷王妈妈和林玉贞就是在政治因素的介入下，被进一步巩固了权力差异的问题。她们分别在白色恐怖和反对运动的政治因素介入下，进一步陷入被动的处境。王妈妈因政治犯遗孀的身份，生活遭受严重的影响，不止被家人疏离、被外人污蔑、甚至还要被情治人员辱骂和性骚扰；林玉贞受丈夫参与反对运动的影响，被职场排除在外、被迫接受薪资酬劳不对等的工作。

第三节 神话和宗教

米利特在神话和宗教方面以西方文化出发，并以经典故事“潘多拉的盒子”和《圣经》中关于人类堕落的故事，来叙述神话和宗教所隐含的男权制问题。

〈戴贞操带的魔鬼〉篇出现的“魔鬼”元素便可直接对应神话和宗教的性政治论述。《圣经》曾多次出现过魔鬼的形象，《旧约·创世记》中那富含隐喻意蕴形象的蛇，因引诱人类的始祖偷食禁果，不止从此背负原罪还“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成为魔鬼和罪恶的化身——撒旦。”⁴⁸而偷食禁果的故事背后，其本意却是将一世界的困难归罪于女人身上，是女人的性欲毁掉了一切。自此以后，女人就与性、罪孽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西方男权思想的基本模式。⁴⁹

小说中的魔鬼形象是被禁欲的存在。李昂透过国母身边的重要幕僚“他”来讲述魔鬼的形象：与英雄人物雕像不同的是，魔鬼不会突出下身重要部位，

⁴⁷ 亚伦·强森（Allan G.Johnson）著、成令方等译，《性政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台北：群学，2008），页 78-80。

⁴⁸ 叶舒宪著，《圣经比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页 28。

⁴⁹ 米利特，《性政治》，页 63。

“魔鬼雕像都穿了一件隐形、紧身三角裤，把重要部位全遮住、压下去了”⁵⁰，似乎还是个“戴贞操带的魔鬼”。李昂把“哀伤的国母”的形象去神圣化，呈现出一位女人在悲情背后，需要爱情、情欲来弥补伤痛的形象。小说以“哀伤的国母”与国大代表男幕僚在欧洲参加政治会议而展开，期间二人之间隐微产生出暧昧的情愫。她会因为他送花的小举动而感动，也因此开始感觉“那花香事实上干扰着睡眠”⁵¹。李昂借由铃兰花来暗喻“国母”的意淫，并结合魔鬼意象展演了一场性爱幻想：

“硬挺的叶片穿过丝薄睡衣，栖在乳沟处；叶尖划过乳头，随后叶缘会持续的骚动乳头（甚且有若微微的疼痛，那长叶片硬挺如此）；不堪骚扰的乳头会徐徐竖起（抚摸的如是身体他出？）……如若侧睡，长腿微内侧弯，便能协助遮掩，或者，会果真如那三角箭头，成横向放置，三角尖端既能横陈，那尖尾巴当然也能横向盘缠。”⁵²

然而有着国母光环的她，也只能仅仅把一切停留在她幻想之中，因为她与那戴贞操带的魔鬼一样，什么都不能做。而那年轻的国大代表虽然对国母已经产生了异样的情愫：

⁵⁰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82。

⁵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73-74。

⁵²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74-75。

“始自何时，他不再只谈政治？……他开始有着她的气息，或者说，他们呼吸着相同的气息因着彼此有相同的香味”⁵³；“他看到隔著不远的舞台距离，站於一团梦幻光影的女人裸体的肌肤。（如影相随的，还有那等待著弓落下、横呈的油光水滑、曲线弯延的琴身。）”⁵⁴

但碍于党的崇高理念以及身份阶级的差距，他对她始终也只是保持远观的态度。小说的最后，他原以嘻闹的态度揶揄魔鬼：“魔鬼一戴上贞操带，不是什么都不能做了”⁵⁵，但很快地他自己“却突然意会到可能有的不同意涵，声音转调干涩，霎然止住。”⁵⁶由此，笔者对该篇那亲反对阵营的女作家所提出的疑问有了答案：“究竟，谁才是那戴贞操带的魔鬼，是他，亦或是她？”⁵⁷答案是他，也是她。如此一来，李昂赋予二人被迫禁欲的魔鬼形象不免看来有些讽刺意味，尤其是“他”。

而在〈北港〉篇，林丽姿靠“睡男人”获得政治地位的形象，不免让她身上多了邪恶之气，成了政坛间的“魔鬼”：

“真是不三不四，这款查某，北港香炉人人插，不知会带来什么衰运！”

⁵⁸：“反对运动圈子里盛传，她是万恶的国民党派来的抓耙子，渗透在党外多年，除了告密害不少志士被逮捕下狱，还以美色要让党外菁英的公职

⁵³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71-73。

⁵⁴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79。

⁵⁵ 同注释 50。

⁵⁶ 同上（注释 50）。

⁵⁷ 同上（注释 50）。

⁵⁸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24。

身败名裂”⁵⁹；“她将是亡反对党的罪魁祸首……亡执政党……她一旦得了性病，搞不好还是 AIDS 呢！尽管让她去睡国民党的人，只要让党内当权人士一一得性病，国民党不就垮了？”⁶⁰

女性一旦对圣洁的感情有亵渎的行为，便会自动地被他人经不起诱惑而堕落的“魔鬼”画上等号。再者，林丽姿利用身体颠覆男人以夺权的形象，对男性而言更是个潜在的威胁、是个即将侵占男权制世界的“乱世魔鬼”。

另外米利特指出，由男人构筑的思想世界对形成有关妇女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发挥作用。⁶¹李昂身为台湾作家，其运用的宗教元素与台湾文化息息相关。〈北港〉篇“迎神赛会”的情节描述便体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小说在由一长列的迎神队伍、沿途飘扬“盘龙绣凤”的旗、飘飞在空中的“冥纸”、喧腾的“锣鼓”构建的原始、神秘和怪异的象征氛围里，揭示了林丽姿的欲望暗流。⁶²林丽姿在参加妇女团体会议期间，被“青面撩牙”、“披着长发”的巨大男神像吸引的同时又鄙视着扛神像的男人。在她看来，扛神像的男人体力上不负重荷，还有着“不成比例的可笑的小脚”⁶³，但林丽姿却执着于想看见那神像回转过的脸：“转过来会是怎样的一张脸？”⁶⁴林丽姿这种矛盾心理，其实与她少年时期受男权系统侵入的思想经历有关。少年时期的林丽姿住在外婆家，每次回家途中她都必得经过那带着一屋子几个青面撩牙巨大男神像的“城隍庙”。

⁵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41-142。

⁶⁰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56-157。

⁶¹ 米利特，《性政治》，页 55。

⁶² 王金城，〈阴性书写与政治诉求的微型炸弹——解读《香炉》话说李昂〉，页 61。

⁶³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62。

⁶⁴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60、162。

对当时懵懂无知的少年林丽姿而言，管阴间鬼域的“城隍庙”无疑是阴森可怕的存在。因此，长大后林丽姿即使对现实中的男人充满鄙视，但依旧会被冥界的“男神”吸附、并对其心生恐惧。

这种女性在神话宗教权威下的恐惧感，同样出现在〈空白的灵堂〉里。女作家在吴添进的灵堂上香时，因为产生了对性的联想而不知觉慌乱的行为，想必有受到历来宗教禁忌思想的影响：

“然那捏住线香脚的食指，不知为何突然清楚感到残留滑滑的润动，那种适才欢爱后以著抹去从体内流出的精液，仍未全然洗净的黏滑感觉。一阵红潮涌上脸面，她慌忙将线香转至左手握住，不敢细看那照片中的人像，胡乱朝着拜了三拜，将线香插回供桌上的香炉灰烬中。”⁶⁵

李昂把宗教禁忌的“性”结合属于宗教仪式一部分的“上香”相联结，营造出怪异氛围之余可见其反叛意识。这反叛意识也体现在“插香”的动作上，与原本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涵义不同的是，此时是由女作家（女性）来完成插香的动作，而不是男性，这不免让人猜想该处所隐藏的另一层的含义。在那超自然的权力——神权，连同伦理观和价值观，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社会下，女性是否能成功主动与之对抗？

⁶⁵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85-86。

第三章 “性” - “政治” 书写

李昂的小说都离不开“性”，她强调自己受到现代主义潮流的影响，如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由此她把“性”当作是一种内心对自我的探索和自我架构的工具。⁶⁶对李昂而言，“性”不止代表着女人自我建构的一个重要过程，更是一把解剖社会另一面的刀。这表明李昂小说中的“性”，所指的往往并不是单一的情欲问题，而是存在其社会历史脉络。这是属于李昂式的情欲书写，是与其他当代流行的“性”书写最大的界限之别。由此本章节主要以小说的“性”书写来探讨性政治的课题，并分别以不公政治与政治权力来进行分析。

第一节 “性”与不公政治

小说中随处可见两性之间在“性”方面的不公。〈戴贞操带的魔鬼〉中的国母，即使在政治上有出色的表现，但人们对她的尊称却是“哀伤的国母”、“悲情的国母”。〈空白的灵堂〉中，林玉贞的身份是以死去的丈夫来命名的：“他们从不叫她林小姐，也不唤她吴太太，更不用说叫她玉贞，他们永远用她那死去丈夫的名字‘添进’加上‘嫂’。”⁶⁷讽刺的是，林玉贞也因此占了“添进嫂”的好处，找到身为“添进嫂”的尊严（而非身为林玉贞本人），这表明了她只是她丈夫的附庸。〈彩妆血祭〉里，一生致力于政治斗争的王妈妈，仅停留在为人贡献付出的“妈妈”身份，是否还会有人记得她名字？“国母”、“嫂”、“妈妈”，

⁶⁶ 邱贵芬著，《（不）同国女人聒噪——访谈当代台湾女作家》，页 100。

⁶⁷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94。

这种类型的女性称呼实质上是对女性身份的剥夺。女性的身份往往不是受“母亲”身份所限制、就是被迫与“丈夫”相捆绑。如此情况下，女性常会在身份认同下迷失了自我，被动地过多承受除她自己之外其他角色的责任与义务。

另外，小说中男性和女性对性的态度和性的行为，最能凸显出两性之间“性”方面的不公。为了维护丈夫的声誉，女性被要求守贞节：“受害者的遗孀和烈士遗孀只能供在神主牌位上，不能坏了伦理”⁶⁸。“哀伤的国母”备受情欲压抑的煎熬，导致她有情绪上变化无常的问题。林玉贞却是在丈夫死后，对满足自我、追求情爱的过程不断进行自我说服：“既然你有个老相好，先前就对不起我，也不要巴望我替你守寡；我不会为你守节的，从今后我有我的自由；要我怎么守得住，这还不都要怪你，都怪你……”⁶⁹。反而其丈夫出轨，在外另有女人，造成对妻子的耻辱，还被认为政治迫害的手段。由此可见，男女之间“守节”界限之别：丈夫不守节似乎是妻子的过错，而林玉贞“不守节”却要建立在丈夫出轨的基础上。这表明了传统的“贞操”观念只不过是男权架构起来的论述，针对女性而非男性。

〈北港〉是四篇小说中，性书写最露骨耸动的一篇。林丽姿的形象先是由旁观者所塑造，“并对她做出种种极其残忍不公的指控”⁷⁰：

“她是至少被四、五十根阳具（北港香炉人人插）的女人”⁷¹；“这样等着要被男人阳具插入的女人胴体，究竟会是怎样的？”⁷²；“听说最爱被这样

⁶⁸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97。

⁶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92。

⁷⁰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25。

⁷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24。

⁷²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27。

正面压着，下面阴户被插，上面奶子被搓。曾经说过最爱趴着被从后面干？”⁷³；“她的下体储存四、五十种大量的不同男人精液，岂不是个公共厕所，你丢我捡，秽物全往里面倒。”⁷⁴

李昂在描写性行为时，采用的性行为用语都是男性发明的及物动词：“插”、“干”等。另外，仅上文李昂就多次运用助词“被”来描述性书写，表明了女性是受动作支配的对象。多数男性在与女性发生性关系时占主导位置，以满足自身为主，导致多数女性得不到性快感或被迫承受性爱时的不适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李昂小说中女性的每一次性爱都不是在极快乐或极浪漫的情况下进行的，反而是处在极矛盾、极苦闷或极虚无的状况下而发生。⁷⁵林丽姿与江明台发生性关系时，明明极其厌恶江明台那一双湿黏到令人无法忍受、甚至于难堪的汗手对她的抚摸，但她只是强忍着接受。江明台制止她的叫声，她也从此小心压制不再出声，即使这压制了她本身的性快感，并对其自身产生了伤害：“未成形未能散发的叫床与高潮，一当回归身体内部便仿若被沉重的血肉吸附了，沉潜的回归肉身，时间久后，甚且再难相互牵动、相互释放”⁷⁶。林丽姿的不满也多次透过心理描写传递出来：“他们的抚摸不为取悦她的身体，而是使自己能勃起”⁷⁷；“他们的快感不在此毋须如此取悦她，他们要的是提着阳具插入她里面，开始抽插”⁷⁸。另外，以林丽姿特殊的政治身份，男政客们更是把与林丽姿发生关

⁷³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37。

⁷⁴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40。

⁷⁵ 吴锦发，〈略论李昂小说中的性反抗——〈爱情试验〉的探讨〉，《爱情试验》（台北：洪范出版，1982），页 207。

⁷⁶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35。

⁷⁷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27。

⁷⁸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42。

系当作是权力身份的象征：“睡到这个林丽姿成身份、政治地位、能力的表征”

79。

在此之前，林丽姿也曾“善尽一个女人的职守，恪守同一时间只跟一个男人上床”⁸⁰。可是她希图用爱来抚慰从事反对运动的男人的举动，反而成了男人们发泄情欲的出口：“他们每每初识即要求跟她上床”⁸¹；“男人们从她身上要的就是试过她，没有人有长久的打算。她要的却是长久的关系，特别是男人如果是她爱的”⁸²。由此可见，那些与林丽姿上床的男人本质上只是利用林丽姿的同情心以及她对爱情的憧憬。如同党外谋士江明台每次和林丽姿发生关系时，总是一副“疼惜一个被剥削的姐妹同志、安慰一个被恶质男性强权伤害的女性”⁸³的态度来安慰她。最后他却为了政治事业，转眼抛弃林丽姿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史丽丽结婚。江明台对林丽姿的坦白无疑是残忍且不公的：“老实讲，我没有办法忍受。与你结婚的话，喜宴上，和你睡过的男人，坐坐没有十来桌，也有五、六桌。这样的婚我怎么结？”⁸⁴在性关系中，男性永远可以置身事外，而作为女性的林丽姿却被视作为性的“教唆者”，成了性的原罪犯人：“与她在一起的男人成为受害者，他们也很乐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看，还不是那个女人害得”⁸⁵。正是种种不公的遭遇在无形中成为了林丽姿下定决心想颠覆男人的契机。

⁷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58。

⁸⁰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41。

⁸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34。

⁸² 同上（注释 80）。

⁸³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38。

⁸⁴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39。

⁸⁵ 同注释 79。

第二节 “性”与权力政治

承接上一节，以下将探讨关于“性”与权力的关系。其中林丽姿依旧为本节的重点讨论对象。林丽姿是小说中唯一拥有自己姓名的女性代表，且〈北港〉篇也是唯一被李昂分为上下两部的小说。小说上半部的林丽姿在性关系中是自我牺牲的；下半部那个（北港香炉人人插）的女人却“发炉”了，江明台的背叛便是她“发炉”的导火索。在男女关系中受挫的林丽姿决定要让“男人”付出代价，用身体来颠覆男人以夺取权力。林丽姿利用“非正当”手段夺取权力的背后，实际却反映出了男女之间权力差异的问题，证明了女性在权力课题上是从属于男人之下的次等位置：权力是男性天生拥有的，而女性是要自行夺取的。

林丽姿在立法院拥有杰出的表现与权力，并不完全是用“性”来交换那么简单，她自身的实力也是个关键点：

“流经她那两片开启的红唇，是最尖刻直接的质询，每每使官员回不了话……她还对政治有极其敏锐的嗅觉，在立法院三党数派的生态下，她有最好的游说能力去做串联，针对热门议题提出提案，让媒体每个星期都有她的各式、大小消息。”⁸⁶

⁸⁶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52-153。

人们会因林丽姿有靠性来换取权力的嫌疑，而去质疑她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一些如同“林丽姿”的女性即使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甚至比男性有更出色的表现，却在私底下被称为“公共汽车”、“公共厕所”甚至于是“捷运”，因此更不用奢望可以得到男性或是女性同胞们的尊重。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女性，往往会有被质疑的可能性，而其具备的实力也时常会被忽略甚至于被否认。相反地，身处权力中心地位的男性却很少会被质疑，似乎他们掌权就是约定俗成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拥有实力的林丽姿却主张以身体做策略向男人夺权，甚至把其当作是征服男人的象征：“是我睡了他们，不是他们睡了我”⁸⁷。这种看似把被动变主动的行为，实质原理是以身体来交换权力，侧面体现了政治女性难以突破重围的困境以及生存的艰辛。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身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权力的控制，并被强加于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⁸⁸女性被迫守贞节也是身体受规训的结果。以下部分将以福柯规训权力的理论进一步揭开“性”与权力的关系。衣着属于权力运作的场域。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女性的衣着规范都备受限制。对女性而言，没有约束自己的身体就是道德放荡的象征，而过于松弛的身体是道德放纵的反映。⁸⁹对女性的衣着规范的探讨，可以很好地以侧面分析出女性身体受规训的问题，以及其与基本权的关系。以下例举小说中女性的穿搭：

⁸⁷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59。

⁸⁸ （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页 154-155。

⁸⁹ 宋晓萍著，《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 101。

“‘哀伤的国母’永远穿着黑色的套装”⁹⁰；“她的衣橱里甚至没有无袖的衣服，她通常只穿黑、蓝、白这些色系的衣服”⁹¹；“林玉贞穿一件薄料连衣裙，宽宽的裙摆随着细跟高跟鞋移步波浪汹涌，裙内尽是细腰丰臀风情，露出的胸臂洁白如凝霜”⁹²；“她将穿紧身运动上衣、俏皮的短裤，露出她悉心保养的身材与最足以自豪的如凝霜肌肤”⁹³；“林丽姿穿一件极短的迷你裙，人造纤维的布面上印满棕色底的虎、豹皮纹路、上身一件鲜橙色的紧身闪亮T恤，绷得曲线毕露，还开着极低的领口。”⁹⁴

“哀伤的国母”受外界赋予她的身份影响，她无法显露自己，每每只能穿着单调保守。在她不得已要换上露肩礼服演出时，小说一段关于拉小提琴的性书写直接表达了她对性爱原始的渴望。只是这过程是她一人的“独奏”：“她得独自完成这永远的乐章；她将独自压下长弓在等待的琴弦上产生吟哦，她靠自己前进后退抽动引领那长弓。”⁹⁵

至于林玉贞与林丽姿衣着的变化，可见她们摆脱了受规范的限制，开始大胆展露自己的身体，并掌握了身体的自主权。林玉贞靠自行争取，有了基本上不缺乏的性爱；在赴约男记者的路上，甚至大胆幻想与他发生关系：“他必然的要除去她的衣衫（他会愿意以唇亲吻她那自豪的凝霜洁白肌肤，霎时陷落的一处黑色密林，品尝粉色软嫩的蕾心？）”⁹⁶林丽姿衣着风格性感泼辣，表明着她

⁹⁰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58。

⁹¹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78。

⁹²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04。

⁹³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12。

⁹⁴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47。

⁹⁵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79。

⁹⁶ 同注释 93。

激进开放的思想。她熟谙自己的身体，并以此为豪把其当成是夺权的武器：“用女人的身体去颠覆男人啊！哪个男人见了我，不会对我产生遐想，我愿意舔他的脚趾头”⁹⁷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林玉贞和林丽姿的打扮，其目的部分是为了吸引男性，而并非完全从自我出发，这与女性建构真正的自我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除了女性，其他弱势群体如同性恋者也面对同样问题。王妈妈的儿子因遭到国民党官员的长期侵犯而陷入恋父的性倒错，进而也恋上了异性装扮。异装癖让男性同性恋在性取向外被进一步“污名化”。⁹⁸“污名”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身份（actual social identity），它作为某种特征与成见之间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让人试图想掩盖自己异于他人（或与社会成见不吻合）的特征，一旦沦落便会让拥有者丢脸，在他人心目中受到轻视。⁹⁹王妈妈的儿子在外是医生、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属的身份，他在生前只敢在房间打扮，即使死后化了女性妆容，穿了女装也只能被封锁在棺木里，无法现于人前。而对王妈妈而言，“污名化”的社会观念使她不敢（或者说不知如何）面对儿子，直到儿子死后才不断地忏悔、亲手为儿子画上女妆，在一声声“不免再假了，从此不免再假了！”¹⁰⁰中接受了事实、接受了儿子、也接受了自己，并由衷地释怀、解脱。

⁹⁷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49-150。

⁹⁸ 王珺璅，〈男体之中是台湾？——李昂男性同性恋文本中的国族论述〉，《辅大中研所学刊》2018年第39期，页 222。

⁹⁹（美）戈夫曼著、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 3-4。

¹⁰⁰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197、208-209。

第四章 结语

综上所述，是笔者对《北港》当中“性”与“政治”之间的探讨。无论是从性政治元素去分析，亦或是从“性”书写出发，其中“权力”的身影无所不在。笔者认为，支配与服从关系不过为权力失衡之问题。而小说涉身政治的女性，在原本就存有性政治问题的社会上负重前行。小说借由政治因素的介入，结合“性”书写来揭开女性的困境。“哀伤的国母”、林玉贞、王妈妈在政治的牵扯下，被迫成了禁欲的道德牌位，一座座无形的贞节牌坊为她们竖起。而身为女性主义者的李昂，不仅主张要打破那支配着女性的贞节牌坊，还为此寻求打破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李昂试图都在让人物冲击，并解构传统文化话语加诸在女性身体的各种规训，并且唤醒自我主体的意识，对此杨翠说到：

“〈戴贞操带的魔鬼〉中‘哀伤的国母’即使身体情欲暗潮涌动，面具仍然无法剥落；到了〈空白的灵堂〉，耳语传述中，‘台独教父’遗孀至少能在黑暗中进行情欲；再到〈北港香炉人人插〉，林丽姿并非情欲主体的终点站，而是因其引用了世俗性/神圣性、污秽/洁净的流动界面，而指引了从此岸向彼岸过度与寻求救赎的可能；直到〈彩妆血祭〉，当王妈妈终于接受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她自己也得以松解文化贞操带，其支持性/

别弱勢，并非只认同自己身体的主权，更认同了别人的身体主权，这才是救赎的通路。”¹⁰¹

女性对男权制的反抗是自我救赎，也代表着对整个社会的救赎。林丽姿用身体颠覆男人夺权不是最好的对抗方法，反而跌入了男权制陷阱中，是丧失权力的体现。这同时也表示只有某一性主宰的社会，往往不仅会造成反噬效果，结果更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一个社会是离不开政治话题的，无论是小说亦或是现实世界，男性参政的比例往往比女性高，男性比女性掌握更多权力的情况历来不曾改变。如此一来，女性在权力悬殊下只会遭受更多不公以及伤害。笔者认为以打到男性取得胜利为目标本身就是受男性支配的结果，身为女性的我无可否认这就是可悲的事实。女性可以做的是认清自我定位，从自我出发去追求理想的社会、完成自我救赎，从男权制社会中解脱。回归小说，李昂在自序中提出疑问：

“谁才是那戴贞操带的魔鬼？是白色恐怖下的近五十年戒严？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压迫者还是受迫害者？是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还是男性角色？或者，是作者？又或者，那戴贞操带的魔鬼，根本是每个怀带意识形态、政治取向、性别族群等等认同的读者。”¹⁰²

¹⁰¹ 杨翠，《乡土与记忆——七〇年代以来台湾女性小说的时间意识与空间语境》（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页 455-456。

¹⁰² 李昂，〈自序：谁才是那戴贞操带的魔鬼？〉，《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45。

小说的最后，以寓意着王妈妈的那一盏小小莲花灯孤寂地浮游在河面上作为结束，最后的镜头也停留在一片黑暗中。如李昂所说：假装看不见问题而认为问题不存在，是一种虚假与伪善。对笔者而言，如若社会持续保持这样的虚假与丑恶，那与魔鬼另类的化身并无不同，而未来也只能如同小说般将只是一片黑暗。

《北港》虽作为一部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但其背后掺杂着的许多复杂课题，放眼如今和未来依然具有文学和社会的探讨意义。小说论及的国族认同、历史的断裂、同性恋、女性的压迫、女性的自我认同、身体自主权等等的课题，现也都是处于进行式的状态。但碍于选题与篇幅关系，笔者无法进一步探讨。冀望来时揭开小说另一面时，前方会有那么一丝柔柔的粉光从黑暗中渗透而出。

参考文献

专书

1. 李昂著、王德威主编，《北港香炉人人插：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台北：麦田出版，1997。
2. 邱贵芬著，《（不）同国女人聒噪——访谈台湾女作家》，台北：远流出版，1998。
3. 宋晓萍著，《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叶舒宪著，《圣经比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专章

1. 李昂著、王德威主编，〈序论：性，丑闻，与美学政治——李昂的情欲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页 9-42。台北：麦田出版，1997。
2. 李昂，〈自序：谁才是那戴贞操带的魔鬼？〉，《北港香炉人人插：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页 43-46。台北：麦田出版，1997。
3. 吴锦发，〈略论李昂小说中的性反抗——〈爱情试验〉的探讨〉，《爱情试验》，页 203-219。台北：洪范出版，1982。

译著

1. (法) 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2. 米歇尔·福柯著、肖涛译, 〈话语的秩序〉, 许宝强、袁伟选编,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页 1-31。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3. (美) 戈夫曼著、宋立宏译, 《污名: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4. (美) 米利特著、宋文伟译, 《性政治》,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5. 亚伦·强森 (Allan G.Johnson) 著、成令方等译, 《性政打结——拆除父权违建》, 台北: 群学, 2008。

期刊

1. 艾尤, 〈在欲望与审美之间——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台湾女性小说的欲望书写〉, 《华文文学》2009 年四 4 期, 页 89-93。
2. 郝誉翔, 〈世纪末的女性情欲帝国/迷宫/废墟——从《迷园》到《北港香炉人人插》〉, 《东华人文学报》2000 年四 2 期, 页 189-205。
3. 金进, 〈女性·政治与历史——李昂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与历史书写关系之考察〉,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 年四 1 期, 页 3-7。
4. 刘亮雅, 〈跨族群翻译与历史书写: 以李昂〈彩妆血祭〉与赖香吟〈翻译者〉为例〉, 《中外文学》2006 年四 11 期, 页 133-155。
5. 刘亮雅, 〈1987 年以来台湾后殖民小说〉, 《文化实践与社会变迁》2010 年第 1 期, 页 15-41。

6. 骆毛宇，〈论李昂小说中的饮食书写〉，《雨花》2017年四24期，页60-67。
7. 邱贵芬，〈台湾（女性）小说史学方法初探〉，《中外文学》1999年第9期，页5-25。
8. 王金城，〈阴性书写与政治诉求的微型炸弹——解读《香炉》话说李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四1期，页60-65。
9. 王珺璦，〈男体之中是台湾？——李昂男性同性恋文本中的国族论述〉，《辅大中研所学刊》2018年第39期，页213-230。
10. 曾丽华，〈性政书写与政治论述——对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的一种解读〉，《名作欣赏》2009年四18期，42-44。
11. 张玲敏，〈历史的断裂与延续——解读〈彩妆血祭〉〉，《辅大中研所学刊》1999年四9期，页207-221。

学位论文

1. 陈宜屏，《论李昂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之呈现》，台北：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9。
2. 刘雅慧，《二二八小说中的女性历史伤痕——以陈烨《泥河》、李昂〈彩妆血祭〉、李乔《埋冤 1947 埋冤》为例》，台北：国立中兴大学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2016。
3. 王怡茹，《李昂政治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研究》，台北：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硕士班硕士论文，2010。

4. 杨翠, 《乡土与记忆——七 0 年代以来台湾女性小说的时间意识与空间语境》, 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2003。

网络资料

1. 国立中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前瞻研究中心——李昂数位主题馆, 〈李昂谈创作观·我的创作观〉, 上载年份: 2014 年, 检索日期: 2024 年 6 月 17 日。
<https://li-angnet.blogspot.com/#thome>。
2. 九歌出版社, 〈《北港香炉人人插》李昂访谈〉, 上载日期: 2010 年 6 月 1 日, 检索日期: 2024 年 8 月 1 日。<https://youtu.be/WCuMrHgB99U>。
3. 李筱峰教授个人网站, 〈台湾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的类型〉, 上载日期: 2000 年 11 月 23 日, 检索日期: 2024 年 8 月 25 日。
https://www.jimlee.org.tw/article_detail.php?SN=8716。